

# 天罡玉奴

上官冬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天星玉虹



I247.58-574C1

# 天罡玉虹

●上官客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封面设计：赵小明

天 罡 玉 虹

上官客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8 字数：777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册

\*

ISBN 7-5378-0629-2

I·607 定价：17.80元

## 内容提要

晚明年间，一向平静的武林界，忽然间掀起了轩然大波。武林各派黑白各道为了五块记有真功秘诀、分别藏于五岳的玉玦，展开血腥的争夺。

奇龙剑郁龙，为能得到玉玦、造谣惑众、混淆视听陷害少林派与华山派、坐收渔翁之利，致使两派宗师冤死不明……神州怪道弟子佟昕为师复仇，出道江湖，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冲破黑白两道追杀、威震武林。同时也得到绝色美女钟晴及蒲天娇两位姑娘真诚的爱，但情天难补，恨海难填，于是又演出了一幕幕销魂摄魄、儿女情长的人间活剧。

该书洋洋近百万言，寓推理、言情于武打之中，悬念迭起，险象环生、龙蛇参差、鱼目混珠，开卷便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使你欲罢不胜……

#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古塔别冤鬼	深山遇奇人	.....11
第二章	洞下人不悔	峰顶剑雌雄	.....48
第三章	神道收弟子	后生莅少林	.....94
第四章	对剑嵩山下	作客紫烟峰	.....139
第五章	有心巧传掌	无意却知情	.....185
第六章	断趾利剑下	系情此山中	.....229
第七章	才刚辨真伪	随即灭双尸	.....273
第八章	负债十余载	释情倾刻间	.....316
第九章	释嫌解前怨	协力对强敌	.....358
第十章	初闻奇灵剑	再斗众喽兵	.....387
第十一章	约剑天都顶	疗伤平水湖	.....405
第十二章	庄上灵芝会	厅前不速人	.....452
第十三章	妙手螳螂去	牵羊黄雀来	.....497
第十四章	老偷送仙草	神医叙人狐	.....541
第十五章	姑娘获奇术	隐士说来由	.....585
第十六章	舌战黄山客	独探天都峰	.....629
第十七章	村前虚论剑	村外巧设谋	.....673
第十八章	宇内二秀士	破镜得重圆	.....718

第十九章	荒野现奇景	伯乐戏书生…	751
第二十章	伯乐识途马	闪电渡关山…	772
第二十一章	智斗奇灵剑	闸底见真情…	809
第二十二章	才得出虎穴	又要入龙潭…	853
第二十三章	后生遇磨难	前辈试英才…	897
第二十四章	名师设悬案	恶徒露真颜…	939
第二十五章	古道细细辨	茅庵重重迷…	980
第二十六章	半空降神马	平地起风澜…	1022
第二十七章	神巫化情冻	峨嵋得秘笈…	1065
第二十八章	神功镇五岳	情缘终难结…	1109

## 引 子

北风凄厉，乌云压顶，傍晚时分，大雪将至，万径人空。

此时正逢隆冬三九，一片肃杀景象。

若在春暖花开时节，这姑苏虎丘，必使文人骚客纷纷在此流连忘返，轻歌远唱，夕阳无限，如入陶陶仙境一般。然而此刻却是杳无人迹，空余一片寂静。

果真无人吗？不然。

在通往山顶的一条古道上，正有一人向虎丘剑池走来。只见他来到剑池旁，略一迟疑，然后侧身右转，举目向前面不远处的一座古塔顶层望去。

这座古塔，年深日久，杂草丛生，到处一派萧荒之气。寒风吹来，隐隐让人感到阴气习习，令人发指。

突然，那座古塔顶层亮起了一点昏黄的灯光。

这座古塔，已有数十年无人在此登临，石阶早已处处破碎，日积月累的一层厚厚尘埃封闭了整个古塔。

但就在这座早已荒芜的古塔里，在如此寂静的夜晚，忽然亮光闪现，令人毛骨悚然。而剑池边的这人却暗暗轻笑一声，自语道：“倒找得好地方！”

在他这一声轻笑中，可以发现他两眼鱼尾纹很深，脸上也略见皱纹，尽管唇下无须，却掩不住岁月风霜所留下的苍老痕迹。



此刻他一抖身上那袭宝兰色长衫，慢条斯理地从袖笼里取出一卷白布，迎风一抖，“唰”地一声，白布化作三尺来长的旗幡，迎风招展，猎猎有声。

白色长旗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一行大字：“但愿一识禅杖大师。”

这人抖开了这面长旗之后，缓步前行，慢慢地走到古塔之下，霍然停下脚步，右手从腰际取出一柄长不到五寸的银亮小剑，穿住长旗，忽地昂首震腕，只听得“呼”地一声，那柄小剑脱手而出，带着那面长旗，冲天而起，不偏不斜，小剑穿过古塔顶端八角风铃的铁钩之上，顿时那面长旗便飘扬在古塔上层，迎风飞舞。

几乎是与这面长旗挂上古塔风铃的同时，但听古塔上层传来一阵声如宏钟地呵呵大笑，接着有人说到：“鄙人恭候已久，今日得瞻追魂剑的一招绝技，此行已经不虚。只是禅杖大师，不是当年庄荆州，不识其人，并无憾事。”

言犹未了，突然古塔顶层，扑出一只灰影，只一挥舞之间，又隐然不见。再看那面长旗上的“但愿一识禅杖大师”的“一”，竟在这一晃之间，被香火烧成一个“不”字，变成了“但愿不识禅杖大师”。

塔下这人始而一惊，继而纵声大笑，仰面说道：“武林人道禅杖大师，霸道横行，不可一世。如今看来，人言有非，我追魂剑甄莅海此行更是不虚了。”

话音一落，身形平地凌空拔起，只见他大袖连拂两下，稍搭古塔外沿，已经身与塔齐。忽又双袖一展，沾住顶层八角风铃，身化“风扯扬旗”，转演“白云归壑”，悠然不带一点火气，飘飘然而落到古塔顶之内。

古塔顶层，方圆不及数尺，蛛网尘封，一片破败。追魂剑甄莅海穿身其间，沉桩一落。但见塔内孤灯摇曳，一炷香烟袅袅，对面靠壁坐一位僧人，黑面虬须，一双环眼灼灼有光，身旁倚立着一根鸭蛋粗细的黝黑禅杖，此时左手复膝，右掌立胸，朗声说道：“追魂剑甄大侠不惜万水千山，遍走中原寻访贫僧，有何高见赐教。虎丘古塔之顶，当是最佳场所，贫僧聆教大侠高论。”

追魂剑甄莅海站在那里凝视着禅杖大师，半晌无言，良久才呵呵笑了一阵，摇头说道：“见面不如闻名，五年寻访，人言误我良多。”

禅杖大师闻言一震，正要说话时，追魂剑甄莅海摇手止住，收敛住笑容，严颜说道：“大和尚！十年来江湖上传说着两句话……”

禅杖大师霍然大笑，朗声高吟：“禅杖杖前无活命，追魂剑下难逃生。”

追魂剑甄莅海点点头，转而又冷笑着说道：“禅杖大师与追魂剑，十年横行江湖，武林侧目。禅杖之前，追魂剑下，稍逆即死，黑白两道，怒声沸腾，此等人称之一声‘大侠’，大和尚毋乃令人不肖与之相谈？”

禅杖大师悠然而起，暴叫一声：“好！”

接着呵呵大笑，说道：“这口舌之能，看来禅杖大师不如追魂剑，尊驾五年寻访，是否就为着要在口舌之上，折服贫僧？”

追魂剑甄莅海不动声色，说道：“大和尚快人快语，甄莅海在五年之前，风闻大和尚所作所为，竟与甄某不谋而合，乃立意相访，但愿一识禅杖大师，岂止是在口舌之间。”

禅杖大师点头说道：“武林一对厌恶之人，相会于虎丘古塔之顶，为他年日后流传佳话，请吧！”

说着话，灰色僧衣一掀，昂然跌坐，一双环眼凝神注视着追魂剑甄莅海。

追魂剑甄莅海也随着缓缓盘坐于地，神色肃穆，慢慢地说道：“双雄不能并立，双恶也无法同存。武林之中有你我这样一人，已够黑白两道为之寝食不安。但愿从今以后，武林之中，少一份忧虑。”

禅杖大师此时也满脸庄严神情，合掌当胸说道：“今日在这古塔之顶，只许一人离去也就是了。”

追魂剑甄莅海点点头，默然不语。

此时，塔顶之内，只有烛影摇红，香烟飘渺，余下一片寂静，禅杖大师和追魂剑相对而坐，状若入定。可是，两个人的头顶上，都在冒着腾腾热气，虽在寒冬三九，彼此汗出如涌。

塔外，朔风呼啸，塔角，铁马叮咛，有若万马千军，飞奔疾走。使人意味到有一场石破天惊的战争，即将一触而发。

约莫过了顿饭光景，塔顶之内，烛泪淋漓，光影黄昏，禅杖大师和追魂剑几乎是同时睁开眼睛，互相对视了一眼，突然双方各自长嘘了一口气。

追魂剑露出一丝苦笑道：“大和尚般若禅功无形罡气，已精湛到如此地步，确出乎甄莅海意料之外。大和尚内修如此，奈何流落江湖，不能体察我佛好生之德？”

禅杖大师也自苦笑着说道“尊驾两仪内功四象真气，自是出自名门，独步当今，应无愧意，奈何与贫僧做同流之举？”

追魂剑甄莅海忽然叹了一口气，说道：“人之向上，犹水之向东，只是……”

禅杖大师两眼突露光芒，接着说道：“一着之失，泥淖自陷，尊驾似有难言之隐？”

追魂剑甄莅海霍然一震，停了一会儿说道：“人之初也，性本善焉！大和尚与甄莅海是有同辙之痛？是否……”

禅杖大师忽然一挺背脊，朗声说道：“灵台似明镜，久已被尘封，不谈也罢！无形罡气与四象真气，落个平分秋色，我们只怕不能免俗了。”

追魂剑甄莅海脸色一变，忽又昂然说道：“铁杖驰名，长剑也薄有声誉，甄莅海要以三剑换三杖。”

塔顶之内，方圆如此狭窄，动手过招，无法展开身手。甄莅海以神奇剑术称江湖，在这狭窄的塔顶之上，也不能有所施为，禅杖大师一根铁禅杖更是施展不开，所以甄莅海的“三剑换三杖”之说，显然是要硬拼三招。

追魂剑立意如此，禅杖大师也自省得。

禅杖大师回手取过禅杖，单手一擎，道声“先请！”

追魂剑甄莅海从腰间拔出一把三指宽黝黑无光的铁剑，横在胸前，说道：“甄莅海此次占先，下次再请大和尚出题。”

说着慢慢举起铁剑，照准铁杖，呼地就是一剑。只听得“咣”的一声，金钢大震古塔为之摇晃，红烛为之熄灭，禅杖大师与追魂剑双方身影为之一震。

古塔之内，已是昏暗无光，漆黑一片。可是，禅杖大师和追魂剑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此一击之下，铁杖铁剑都变曲如钩，双方虎口都震裂，汩汩鲜血直流。两人的胸口都起伏

不停，气息已自失匀。

追魂剑甄莅海二次举剑，再击铁杖，声音已不若方才响亮。可是双方气喘之声，已隐约可闻。紧接着又是一击，“咣”地一声未了，呛啾啾一阵金铁交鸣，钢剑与禅杖，同时坠地。禅杖大师与追魂剑甄莅海双双颓然倚靠壁上，嘴角流血，气喘如牛。

良久，禅杖大师慢慢坐正身形，缓缓说道：“三剑之力，震伤贫僧内腑，追魂剑可以傲视武林。”

追魂剑甄莅海也慢慢挺直脊背，苦笑说道：“硬接三剑，反震甄莅海脏腑移位，禅杖大师不愧盛名。大和尚！这回该轮你出题了。”

禅杖大师摇头说道：“你此时难挨普通武林一掌。”

甄莅海也摇摇头说道：“你此时一掌之力，未见得能重过普通武林。”

禅杖大师忽然苦笑一声，说道：“贫僧与尊驾之间，不仅功力相若，而且口舌之上，也是针锋相对。能有对手如此，纵死也当不辞。来！来！贫僧要攻你三掌。”

追魂剑甄莅海闭口不言，左掌平伸，端坐不动。禅杖大师微挥大袖，右掌平抬胸前。略一停顿之间，立即“啪、啪、啪”，一连三掌印在甄莅海的左掌之上。

三掌对毕，追魂剑甄莅海刚叫得一声：“好……”口一张，哇地一声，一口鲜血，喷个一地。身形再也支撑不住，咕咚一声，颓然而倒。

禅杖大师左掌犹未收回，忍不住叫道：“甄……”

这一声“甄莅海”还没有叫出口，嗓子一甜，一口鲜血如喷泉般地，也喷个满地，和甄莅海一样，颓然而倒。

塔外，风声依旧，天色微明，鹅毛大雪，飞舞一遍。微光照映着这古塔顶层之内，紫血成滩，僵卧着两个人。

经过了良久，禅杖大师才缓缓地撑起身来，刚一坐定，无神的眼光刚一落到追魂剑甄莅海的身上，就听得甄莅海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道：“大和尚！佛门素重因果之说，确为不虚。”

禅杖大师坐在那里，双掌合十，忽然低喧一声佛号，说道：“天理循环，因果轮回，种因必得果。”

追魂剑甄莅海此时也慢慢撑起身体，倚在壁上，望着地上那一滩凝结成块的紫血，摇头说道：“甄莅海当年以一事之忿，仗剑入江湖。十数年来，黑白两道伤在剑下，也难记其数，如今死有应得。可是，十几年前造成我一怒仗剑入江湖，此事至今未明，死难瞑目。大和尚！甄莅海有一事临终相托。”

当甄莅海说到“当年以一事之忿仗剑入江湖”的时候，禅杖大师顿时为之一震，惨然闭目，陷入沉思。等到追魂剑说到“有一事临终相托”，禅杖大师才豫然惊觉，睁眼注视着甄莅海。

追魂剑甄莅海咬牙挺直腰脊，哇地又吐出一口血，闭目调息半晌，才从身上掏出一个黄布小袋，抖在手上，说道：“大和尚！看你眼神涣散，嘴流紫血，内脏伤重情形，与我相若。甄莅海身藏这颗丹药，是当年师门相承仅有一颗的圣品。今日赠与大和尚，九日之内，定可疗愈内伤。甄莅海此举，只求大和尚为甄莅海洗刷一件冤屈，甄莅海虽死瞑目。以大和尚盖世功力，当不是难事，临终相托，能使死者瞑目九泉，大和尚当能俯允。”

禅杖大师听完甄莅海这段话之后，只淡淡地问道：“师门圣药，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何不自行服用，自刷冤屈？”

甄莅海言犹未了，说道：“此刻我灵性已复，深觉往日之非，无颜再生于世。”

禅杖大师忽然张嘴惨笑，刚一笑出声，哇地一下，又吐出一堆淤血。只稍稍调息一下，他便说道：“贫僧与尊驾追魂剑生平毫无过节，竟然万水千山在虎丘古塔相遇，此非人力所为，实天意如此。你我十年江湖，各自伤害无数，天意不容。假你我自己之手，互行天道，你我今日若有人苟延活命，是违天意。”

说着话，又叹了一口气，从僧袍里面，也掏出一个小白布包，接着说道：“贫僧身怀师门珍药，疗内伤足有余。但是，亦如尊驾之用心，此时苟延性命，十年罪恶难容。其实贫僧十年以来杀生伤命，也是一事之忿，迷失本性至今，不能伸白冤屈，死难瞑目。”

追魂剑甄莅海闻言苦笑摇头，感慨万端地说道：“谁知道武林侧目的禅杖大师和追魂剑，各有一段难言之隐痛。也罢！魂归九泉，冤沉海底而已矣！”

说着话，便颓然倒在壁上，连调息行功也不做了，紫血不断从口角直涌出来。

禅杖大师也相继颓然倒地。这两个一代武林怪杰，江湖狠人，就如此倒在虎丘古塔顶上，奄奄一息，即将撒手黄泉。

忽然，追魂剑甄莅海提了一口气挣起身来，吃力地说道：“大和尚！你我一身绝世武功，就如此随身而逝，岂非太可惜么？”

禅杖大师靠在那里有气无力地说道：“一身冤屈，尚不肖洗雪，一身武功又何足挂齿？”

追魂剑甄莅海依然兴奋地说道：“如能得一良才，尽传你我绝艺，不仅武功不失传，且能代你我洗雪冤屈，岂非较如此无声死去，遗臭武林要强得多么？”

禅杖大师点点头。俄而，又摇摇头说道“良才！难得。若遇人不慎，为害武林，你我罪过更深。何况，此时你我没有及时行功疗伤，既使扁鹊再生，也难治愈。”

追魂剑甄莅海闭口不答，但心有未甘。沉思半晌说道：“禅杖大师和追魂剑不能如此无声无息死去，我们要上体天道，就应该找一个门人，合传武功，使之行道武林。一则稍减你我十年为害江湖的罪，再则洗刷你我内心之冤屈。若如此平白死去，不仅不能上体天道，且实属不智之举。”

禅杖大师闭眼低头，喃喃地说道：“此刻极力行动，疗伤调息，至多有一日可治。”

追魂剑甄莅海说道：“一日！够了！我们但凭天意吧！”

两个人对视一眼后，端坐行功，归于沉寂。

塔外，仍旧是风雪蔽天，雪白一片。一日过去，虎丘到处积雪盈尺，变成了银装世界。

古塔顶上，端坐着禅杖大师和追魂剑甄莅海，经过一天的忙碌，两个人耗尽了最后的一点精力，安心瞑目，撒手人世。

十年来，江湖上谈而生畏的禅杖大师和追魂剑甄莅海，和这座古塔一样，淹没于漫天风雪之中，渐渐地淡忘在武林人士的记忆里。



一年、两年、三年……。草蔽尘封的虎丘古塔，益发的荒凉，破败，凄清……